

从安康江北经汉江一桥，穿过城门就是大桥南路2号，安康人习惯称之为“大桥头”（大桥南路）。

安康大桥头何时改为大桥南路的？当地老人回忆，1970年7月1日，安康首座汉江大桥建成通车，北至桥头、南至马坎拓宽为大桥路，为了解决大桥以北道路无名，大桥以南一路多名的问题，以汉江一桥为界，以北称大桥北路，以南称大桥南路。2013年6月4日，安康市民政局发布《安康中心城市公园、广场、桥梁和道路命名（更名）方案》公示，在原来“巴山西路——南环西路”的基础上，将“巴山西路——内环路”“南环西路——南环干道”更名为大桥南路。2017年将大桥路分段命名，巴山西路以北路段与原香溪大道合并，命名为大桥南路。

新中国成立前，自“土西门”（又称“康阜门”）往北延伸到今之大桥南路2号，系地方名士张紫樵（字孝慈，安康县人，清末进士，进入翰林院任编修）家房产，占地两亩三分六厘，有17间房屋。据张紫樵之孙张绍新回忆，1958年国家实行“一平二调”，将该房产平调安康县西城公社办公使用，一部分场地改为陕西省茶叶公司安康支公司的购销店面和仓库。1969年国营商业进行第二次商业体制改革，国合商业并置，安康县原17个合作店(组)被撤销，250人按行业分别组成城关合作饮食服务商店、城关合作综合商店和城关合作副食厂，大桥头划拨给安康县饮食服务公司，用于人员安置和生产经营，建起“干打垒”式大桥旅社及门店。彼时，还是安康城西墙角一隅，并非主要码头和商贸聚集区，此地的兴起，源于汉江一桥建设。

1968年之前，安康城区因汉江分隔，两岸交通主要依赖渡船，随着城市建设、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，修建一座跨江桥梁成为当地人民的迫切需求。《安康地区志》记载：1969年4月，启动汉江一桥建设，1970年7月1日建成通车后，汉江一桥是安康市最早、最长、最重要的横跨汉江的桥梁，也是连接安康城区江南与江北的咽喉要道。

安康汉江大桥的建成后，大桥南头既是进入江南老城区的门户和汉江景观轴带的重要节点，又是城市防洪堤的组成部分。随着大桥路的拓建，这里交通便利，人流、物流、商流汇聚，为建设安康，搞活流通，发展商品经济奠定了良好基础，做出了重要贡献。据记载：1970年10月8日，安康地区革委会、安康军分区发出《关于抢修襄渝、阳安铁路动员令》，先后动员30多万民兵参加铁路工程建设。为适应三线建设的需要，增建国营大桥食堂，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编组出入，早出晚归，人流陡增，日用百货、特产商店、食堂、照相馆、洗澡堂、菜市场应运而生，安康茶叶、生漆、烧酒、篾

人在旅途

麦草垛轶事

□ 李永恩

现代人，不要说七八岁的孩子，就是40岁开外的成人，他们就是明白麦草垛为何物，却很可能没经过与麦草垛有关的故事。

小时候，每到夏收结束，生产队偌大的院坝上便出现五六个蒙古包般大小的麦草垛。有了草垛后，父母便不让我们去树林里捡拾树叶，也不会让我们去后山上割茅草，因为屋里暂时不缺啥的。于是我们可以在田野里疯跑，如果父母允许，我们可以去水沟里捉鱼钓鳖，也可以邀上三五个伙伴儿，去洋溢河或月河的浅水处扑腾。

那时，小满过后，田野中一大片一大片的小麦成熟了。如果是晴天，金黄金黄的阳光洒满天空，放眼望去，天上的阳光是金黄的，地上的小麦是金黄的，如果距离近些，可以看见成熟麦穗上的麦粒，一粒粒鼓出来，泛着金灿灿的亮光，在风中悠闲地摇曳，像极了怀胎十月的少妇。

小满一是农人们一年中最忙的时刻。因为这时既要忙收，又要忙种。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月，谁敢耽误农时？麦收是一场龙口夺粮、与天争时的“战斗”。那时节，只要队长吆喝一声“上工！”乡亲们便齐刷刷带上工具出门，男女老少像蓄势待发的战士一样，当队长朗声叫道“放工！”大伙儿才从地里兴冲冲朝家里走。

任大家怎么忙，地里活路还是干不完。于是，夜幕降临，能拿起镰刀、半大孩子的我们也加入割麦子的行列。到底割了多少麦子，我们不记得，或许我们浪费的比收割的还要多呢。然而，无论怎样，夜半回到冒着浓烈烟火气的生产队伙房，我们每人都能领到一块圆圆的洋瓷碗大小的油饼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时饼的香甜，完全称得上人间美味儿！

太阳火辣辣的，麦子随割随干。割得太多，一旦遇雨，就会有损失。所以，割上几十亩后，生产队就要安排劳力将麦子担到生产队的大院坝上，尽可能早点儿脱粒。

早期脱粒小麦，主要靠人工：一二十

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生活线

□ 赖家斌

三线城市工人在忙碌的身影、大桥食堂的炭火油香、浴池龙头的汩汩热流、照相机前的愕然与羞涩——曾经的土西门、往日的大桥头、如今的大桥南路2号，印刻着安康这座城市太多磨灭不掉的历史烙印。随着城市人口和车流量的不断增加，大桥南路原有交通组织和基础设施已不能满足发展需要，2013年11月13日，安康市政府召开办公会议，专题研究汉江一桥南头交通组织改造方案，对汉江一桥进行加固维修和南头交通组织改造，工程主要包括该区域道路改造、地下通道、景观绿化等。2014年1月23日，市政府印发《安康城区汉江一桥南头交通组织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，对该项目规划方案进行了审定。同年2月17日，经公开招标开工建设，于2014年5月30日完工并投入使用，实现人车分离、机非分离，改善了一座南头交通拥堵现状。汉江一桥建设，不仅解决了汉江两岸的交通问题，还在多次自然灾害中展现了其坚固性与可靠性。它的建设与历史，是安康城市发展的重要缩影，也是当地人民勤劳智慧的象征。汉江一桥不仅是交通要道，更是安康市的重要地标，见证了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与沧桑变迁。

不知道银发是何时悄悄爬上了鬓角，旗杆一样占据了头顶，只知道这肆无忌惮的银光一直在头上此起彼伏，骚扰得人心不宁。起初，那几根白发还像害羞的孩童，怯生生地躲在右耳后方。一次饭后，眼尖的妻子突然停下手中的动作，凑到我身旁，眼神里满是惊讶：“哟，这儿有‘歹徒’！”说着，她小心翼翼地拨开层层迷雾的头发，像是在寻觅稀世珍宝，每发现一根白发，就轻轻地用镊子夹住，然后缓缓地连根拔除，动作轻柔得像是在摘取一朵带露的花朵。那一刻，看着镜子里她专注的模样，心中满是温暖，仿佛这不是在拔白发，而是在守护我们的青春岁月。对着镜子端详，看着被拔掉白发后的头顶，以为这样就能将岁月的痕迹彻底抹去。可不过三五日，左侧鬓角又冒出几根银丝，在晨光里闪着冷冽的光。它们像是在向我挑衅，嘲笑我逝去的天真。我决定亲自上阵，坐在镜子前，紧紧盯着那几根刺眼的白发，深吸一口气，咬牙将它们连根拽出，指尖残留的刺痛仿佛成了胜利的勋章，我得意地说：“看你们还敢不敢冒出来！”

然而，白发像是被激怒的精灵，开始在头顶肆意狂欢。它们从发际线偷偷蔓延，从前额悄然生长，从一根两根，到一簇两簇，最后竟连成一片银霜。我对着镜子苦笑，这场景倒真应了那句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。我开始频繁地与白发作战，每天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照镜子，寻找那些新冒出来的白发。可拔掉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生长的速度，就像试图用竹篮打水，永远也追不上岁月的脚步。

母亲看着我日渐斑白的鬓角，总会轻轻叹气：“这是遗传你父亲的。”母亲的话语让记忆如潮水般漫过头。父亲是大山里的“老黄牛”，一辈子守着几亩薄田，用佝偻的脊背撑起我们七口之家。记忆中的清晨，天还未亮，父亲便扛着锄头出门，身影在朦胧的晨雾中逐渐远去。为了供兄妹读书，他不知疲倦地劳作着，深夜才披着月辉回家。那些年，他的皮肤被烈日晒得黝黑发亮，手掌布满厚厚的老茧，头发也在不知不觉中染上了白霜。

最让我难忘的，是考上大学那年，44岁的父亲

位农村妇女，头戴大草帽，肩披大毛巾。她们双排对站，手持一种叫连枷的器具，一排齐刷刷打下去，对面的一排马上紧跟，整齐而机械，院坝上就有接连不断曼妙的挥舞连枷音乐响起，此起彼伏，因为妇女们使的劲儿大，打麦声能传到几里开外。

传统方法打麦，效率极低。后来，生产队买来脱粒机。一旦脱粒机开动，全队的劳力都需集中在大院坝上，忙得不可开交。脱粒机器的脱粒，要不了半日，小山样的麦捆便脱个精光。当然，脱粒机机口的麦草要及时清理，否则，会严重影响到后期脱粒。

这时，生产队便集中20多名青壮劳力，分两排站着，一字排开，手持扬叉，动作的幅度很大，一个接一个把脱粒后的麦草垛抖边朝身后扔去。龙尾的四五个人，要把挑来的麦草拢起来，而且一边往高里堆，一边还要四下里用脚踩，踩得越实，堆放得就越多越高。腾出来的地方，方便及时晾晒小麦。

割的麦子越多，脱粒的次数越多，草垛子就堆得越高耸，大院坝堆不下，就堆到稍远的地里。麦子完全脱粒晾干后，生产队按照“人七劳三”或者“人六劳四”的规定，由会计和出纳算出每家每户应分得的粮食，队长再择日通知大家去队部称粮食。分了粮食后，抽空再分麦草。接下来的一段日子，村里便弥漫着浓郁的麦香馍香。

有一年，大人们在忙着分粮食的时候，我和小伙伴儿黑黑不知怎的，竟爬上了高高的草垛，草垛留下了我们纵情的欢声笑语。也许是那晚的月光太美，也许是草垛子上太舒服，也许是草垛子上的味道太香。总之，爬上去后，我们就躺在上面，一躺，竟然就呼呼睡着了。忙碌到深夜的父母回家不见我们时，便急得要死，于是拜托乡亲们找。我们回家自然免不了得被暴揍了一顿……

迄今，每当想起麦草垛，我们便会想起一缕缕麦草香，想起孩子们无忧无虑的欢笑声，想起一轮金黄的圆月，还会想起屁股上挨的几巴掌……

器、农具、针织品等土特产汇集于此，交易活跃，甚是热闹。推行锅炉革命，1981年国营大桥浴池建成，内设盆池、淋浴、大池。1983年7月31日，改烧石炭为使用锅炉，改进设施，方便了群众。1985年，安康县工商局在此规划设置蔬业副食市场亦很兴旺，地方产品、名优小吃，特别是肉、蛋、禽、鱼、菜的交易早集午散，空前繁荣。1985年9月，为加固河堤，扩建桥头街道，大桥旅社被拆除。1986年7月，国营商业第四次经济体制改革，对小型商业企业、饮食服务业实行“改、转、租”，当年10月，门店全部放开经营，实行“全民所有、集体经营、照章纳税、自负盈亏”，为推动安康商业体制改革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了有益尝试。提起安康照相业，大桥摄影部也有浓墨重彩的一笔，它是在对私改造中，1970年转入国营的两家照相馆之一，后逐步引进推广水彩、调色、梦影、艺术分身等工艺，1986年6月，国营大桥照相馆安装全套彩色扩印设备，结束了安康彩照寄往四川、西安、武汉等城市扩印的历史。照相馆里的黑白瞬间、彩色光影，又留下了多少人青春的回忆和甜美的笑容。

余居旬阳六十春秋，从青丝至微霜，曾逐浮名于市井，亦因俗务于樊笼。今立桥端，看旬水流逝，方悟“旬”字含义，暗藏阴阳妙理：三句成月，十日为旬，单日为阳，双日为阴，白昼黑夜轮替，恰似太极双鱼，首尾相衔，旬乃太极也。昔者，“河出图，洛

乡土风物

乙巳芒种，华灯初上，余独登廊桥。忽见一人，衣裁云霞为袂，绿裙曳地生烟；扇引明月入怀，清气袭人欲醉。笑指廊下灯火，谓余曰：“君看这五行人饕，阴阳和合万物生；六爻佐味，天地交泰万象新。七星茶盏照今古，八卦八珍汇方圆，此非饮食，乃太极之道也。”

俄顷夜色四合，桥上车轮碾过星芒，桥下渔歌揉碎月影。灯火阑珊处，有人凭栏叹流水，有人对坐话桑麻，人影绰约间，恍见古今重叠，斯桥非桥，实乃渡人之舟也！

盖渡人者必先自渡，渡己者方能渡人，若心有迷障，纵有千桥万路，终是困守围城；若灵台清明，虽独木亦能通津。

余居旬阳六十春秋，从青丝至微霜，曾逐浮名于市井，亦因俗务于樊笼。今立桥端，看旬水流逝，方悟“旬”字含义，暗藏阴阳妙理：三句成月，十日为旬，单日为阳，双日为阴，白昼黑夜轮替，恰似太极双鱼，首尾相衔，旬乃太极也。昔者，“河出图，洛

世相漫笔

不知道银发是何时悄悄爬上了鬓角，旗杆一样占据了头顶，只知道这肆无忌惮的银光一直在头上此起彼伏，骚扰得人心不宁。起初，那几根白发还像害羞的孩童，怯生生地躲在右耳后方。一次饭后，眼尖的妻子突然停下手中的动作，凑到我身旁，眼神里满是惊讶：“哟，这儿有‘歹徒’！”说着，她小心翼翼地拨开层层迷雾的头发，像是在寻觅稀世珍宝，每发现一根白发，就轻轻地用镊子夹住，然后缓缓地连根拔除，动作轻柔得像是在摘取一朵带露的花朵。那一刻，看着镜子里她专注的模样，心中满是温暖，仿佛这不是在拔白发，而是在守护我们的青春岁月。

对着镜子端详，看着被拔掉白发后的头顶，以为这样就能将岁月的痕迹彻底抹去。可不过三五日，左侧鬓角又冒出几根银丝，在晨光里闪着冷冽的光。它们像是在向我挑衅，嘲笑我逝去的天真。我决定亲自上阵，坐在镜子前，紧紧盯着那几根刺眼的白发，深吸一口气，咬牙将它们连根拽出，指尖残留的刺痛仿佛成了胜利的勋章，我得意地说：“看你们还敢不敢冒出来！”

然而，白发像是被激怒的精灵，开始在头顶肆意狂欢。它们从发际线偷偷蔓延，从前额悄然生长，从一根两根，到一簇两簇，最后竟连成一片银霜。我对着镜子苦笑，这场景倒真应了那句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。我开始频繁地与白发作战，每天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照镜子，寻找那些新冒出来的白发。可拔掉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生长的速度，就像试图用竹篮打水，永远也追不上岁月的脚步。

母亲看着我日渐斑白的鬓角，总会轻轻叹气：“这是遗传你父亲的。”母亲的话语让记忆如潮水般漫过头。父亲是大山里的“老黄牛”，一辈子守着几亩薄田，用佝偻的脊背撑起我们七口之家。记忆中的清晨，天还未亮，父亲便扛着锄头出门，身影在朦胧的晨雾中逐渐远去。为了供兄妹读书，他不知疲倦地劳作着，深夜才披着月辉回家。那些年，他的皮肤被烈日晒得黝黑发亮，手掌布满厚厚的老茧，头发也在不知不觉中染上了白霜。

最让我难忘的，是考上大学那年，44岁的父亲

往事并不如烟

徐呵的爸妈是铁路局的职工，平时他跟着奶奶在西安生活，天太热就被父母接到身边。徐呵在一堆孩子中间甚是亮眼，除了乖巧可爱的颜值颇受推崇外，还有他的穿着，衬衣、背带裤和小皮鞋，他留着小平头，嘴角有浅浅的酒窝。这种公子哥的打扮在那个年代绝对是引领时尚的，而我们这帮孩子都还穿着绵绸质地的花背心裤衩子满场飞跑，于是他有了个译名叫徐公子。

还记得那天天气特别的热，徐公子拿着根冰糕舔得津津有味，而我站在他对面目不转睛地盯着冰糕不停地咂口水。“你想吃吗？”徐公子突然走近我问道。我点了点头。徐公子友好地将冰糕送到我唇边，然后说：“你可以舔一舔。”

于是，我友好地冲他笑笑，张大嘴巴狠狠地咬了一大口肉，飞快地跑开，剩下徐公子拿着所剩无几的冰糕目瞪口呆。

这，就是我们认识的开始。俗话说吃人的嘴短，自从我吃了他冰糕后，徐公子就像个冰糖一般黏上了我。这让我们十分困扰，那时的我还是个疯丫头，什么矜持、斯文、胆小之类用于形容小姑娘的词汇跟我完全不搭界，我喜欢跟男孩子们混在一起，玩弹弓、滚铁环、爬树掏鸟窝，开明得连老爸都想把我送到家里好好学习。其实不是我不想带着徐公子玩，而是我那票“哥们儿”清一色的讨厌他，他的确不争气，玩弹弓反手打自己，滚铁环找不着北超不过三尺，爬个树掉下来躺伤三天。当他爸妈一脸愤怒地对玩伴逐个兴师问罪，我百口莫辩，少不得挨一顿骂。

徐公子躺平三天后，又一瘸一拐地跑来找我玩。我很是头疼，因为怕他再受伤，我再无奈挨骂，只好放弃弹弓、爬树等一系列危险的运动，和女生

旬河廊桥赋

□ 吴建华

出书”；今者，旬水环抱太极城，天地垂象兆人文！遥想有明一代，先民背井离乡，涉足旬阳，山大人稀，脚踏手指，占山为王；每逢年节思亲，便聚族而餐，中置太极锅，调和五行味，各家献蔬蔬，汇作八卦汤，八凉八热见方圆，八荤八素藏乾坤，一席八大件，半是乡愁半是暖，此诚太极人，共享太极之魂也。

观夫廊桥之制，尽得“有无相生”之妙：弧拱如钩，沉潜中承载万钧；游廊似带，缥缈间串联虚实。清流奔涌为“有”，藏舟楫往来之盛；斗拱凌空为“无”，纳风火聚散之奇。桥体似弓，射穿千年水隔；廊檐如翼，托起百代心期。其上玉楼飞檐，雕梁画栋，尽是诗魂词魄；其下碧波映月，鱼龙吞吐，暗藏易理玄机。

溯鸿蒙初辟，伏羲画卦于苍梧，女娲补天于不周，大禹疏川于九州，华夏文明自此肇始；商周以降，青铜铸鼎象，甲骨刻贞辞，周易演变化之道，太极织宇宙之网。

岁月无言染鬓霜

□ 柯仁云

送我去坐班车。阳光照在他的头顶，我这才惊觉，他的头发不知何时已白了大半，那些白发在阳光下格外刺眼，像是岁月刻下的深深印记。父亲不善言辞，只是默默地帮我提着行李，时不时叮嘱我在学校要照顾好自己。车要开了，他向我挥手，那一刻，我看到他眼中闪烁着不舍的泪光。三年后，积劳成疾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临走前，他用布满老茧的手摸着我的头，轻声说：“别太累！”如今想来，我这些过早出现的白发，或许正是继承了父亲那未竟的牵挂与辛劳。

妻子则总埋怨我是个“急性子”。她常说：“你啊，心里搁不住事儿，头发能不能白得快吗？”仔细想来，这话倒也不假。工作上的事，我总想着尽快解决，生怕耽误一分一秒。总有忙不完的工作和任务，有时刚完成一项任务，新工作又接踵而至，顾不上休息，立刻全身心投入到下一个工作中去。生活中的琐事，习惯亲力亲为，总觉得别人做不放心，家里的水管坏了，会自己动手修理；孩子的功课，会耐心地辅导。久而久之，急性子成了我的标签，就连走路都比别人快上三分。有一次清晨照镜子时，发现鬓角又添了几根白发，在晨光中泛着刺目的白色光芒，那一刻，我心中满是无奈与惆怅。

早生华发与同龄人乌黑的头发相比，我觉得这与年龄不符的白发是件丢人现眼的事，我得想办法治，更希望根除之。

有人说头发是肾脏开出的花朵，头发的多少跟肾脏有关，头发的颜色跟血液有关，黑枸杞是补肾黑发的“仙丹妙药”。于是，从宁夏高价邮购来上等黑枸杞。每天清晨，就开始忙碌起来，将黑枸杞与黑米一起放入锅中煮粥，看着那紫红色的汤汁慢慢渗出，弥漫在整个厨房。闲阴时，会用黑枸杞泡酒，看着一颗颗黑枸杞在酒中沉沉浮浮，我想我的黑发应该茁壮成长。甚至在工作时，会泡上一杯黑枸杞水，期待着它能让白发重新变黑。就这样，坚持了一年多，满怀期待地照镜子，却发现希望如肥皂泡沫一样逐渐破灭，白发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

偶然有一次，走进理发店。老板热情地向我推

玩起了跳皮筋、跳房子、单脚跳跃、投掷沙包，看到我们之前那些哥们儿嫌弃的眼神，潜意识里就觉得这个小男孩跟我们就是格格不入的城市娃。

我的竹马之交

□ 任雪蛟

暑假里为了让我出色地完成假期作业，妈妈管理我的方式很是简单粗暴，她上班的时间把我反锁在家里做习题，不许我出去疯跑。我很窝火，但是迫于老妈的威严只能忍气吞声，收敛玩心。晚间徐公子来我家一起看动画片的时候，我悄悄地对他说：“明天妈妈上班了，我把钥匙从门缝里面塞出来，你给我开门，然后出去玩，等妈妈快回来的时候，你再把我反锁在家里，把钥匙从门缝塞回来。”徐呵像刚吃过冰糕一样，爽快地答应了我。我也暗自高兴，认为徐呵是世间最可靠的玩伴，也为自己高明的计策沾沾自喜。

很多天按照既定目标，我们玩得很开心，并没有被人发觉。一周后，老妈因为送材料早回家，到家后发现我不在屋子里端坐着写作业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满家属院找我，生怕我玩去了。最后在周奶奶家菜地，发现了新大陆，找到了惊恐万状的我，嘴巴里还咬着吃剩下的半根黄瓜，老妈气急败坏地随手抄起一根棍子追赶，我像吓坏的兔子撒腿就跑，最终我被妈妈揪着耳朵拎回家。

妈妈一定要我供出“同伙”，恪守义气的我死活不开口，于是妈妈的棍子打得更急了，倒是老爸似乎看我还有一点点铮铮傲骨，危难时刻讲操守有气节，便出来和稀泥，好不容易保下我，但是我挨打的消息已经传遍整个家属院。

徐呵回家同样遭受审问，这家伙一改过去奶里奶气的模样，棍子还没上身就开始死哭嚎嚎，不管怎么威逼利诱，怎么嚎，最终也没供出我们来，这让我觉得他还够哥们讲义气，很是感动。翌日我们互相看手臂上屁股上的斑斑红印，于是学电视里的样子，找了个平台，倒了三杯水拜起异性姐弟。那煞有介事的模样，就差没有歃血为盟，现在

今此廊桥卧波，恰似文明长链之环；桥拱如月，照见三万里山河文脉；廊柱如榀，书尽五千载哲思星曜。秦山楚水，携汉唐气象滔滔东去；白鹭朱霞，衔宋元风雅翩翩南来；皆为桥中太极场，共谱阴阳变奏曲。

仙者抚扇而笑：“世人谓我玄妙，不知玄妙在人间。君看：廊上人潮，熙熙攘攘皆为利往；桥下渔火，明明灭灭尽是心灯。”余闻之悚然，忽忆东坡“竹杖芒鞋轻胜马”，又叹渊明“心远地自偏”——原来真逍遥，不在山水清寂处，而在酒肆茶坊烟火间。钱数往来合易理，鼎镬沸汤烹阴阳，讨价还价藏利德，迎来送往包容心。廊桥本是桥，却为照心之镜；繁华复繁华，乃是悟道之舟。

嗟乎！桥拱承万商辐辏，廊檐纳千般心性，商道如流自奔腾，仙境沉静守丹内。商修共济，无关经卷与贩夫走卒；铁两权衡，有益持家向世人全得。

旬河汤汤，聚财兴国；斯桥巍巍，立德育人。君意何为？

荇，说她那有一种“祖传秘方”，几个疗程可以让白发变青丝。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想都没想就信以为真。半年里，我定期去店里理疗。每次躺在理疗床上，任由老板在头上涂抹各种药水，心里满是期待。然而，青丝没见多少，白发反而更多了。救星成为灾星，这时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，随之无可奈何花落去地放弃。

为了“返老还童”，还在网上买了植物黑发膏兑水洗，在药店买了中药熬汤喝，在商场买了黑芝麻煮粥喝……土洋结合，费尽周折。每天，都会严格按照说明使用这些产品，中药的苦涩、黑发膏的刺鼻气味，一切都默默忍受着。结果却不是一切皆有可能，反倒砸进去的钱打了水漂。

那讨厌的白发像春草般耀武扬威地滋生暗长，我心烦意乱，干脆买了染发剂。每当发现白发，一刷子上去直接让它变成墨黑。可每次染完发，又开始担心。我知道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，担心染发剂中的有害成分迟早会通过头发的根部进入血管，被人体吸收而致癌。想着都一阵后怕，我一直在染与不染之间纠结徘徊，真是痛苦难耐。

自己有了白发，就会经常留意别人的头发。走在街头，看到乌黑飘逸的头发，就会投去羡慕的目光，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；看到奇形怪状的头发，会好奇地多看几眼，想知道他们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；看到秃顶光亮的头发，会在心中默默感叹岁月的无情；看到发梢染了颜色发根长出白发的人，会心生相怜，仿佛找到了同病相怜的伙伴；看到满头银丝的老人，会凝望许久，从他们的眼神中，似乎能看到岁月的沉淀和生活的智慧……我知道每一种头发背后都有一个故事，每一种头式后面都有一种心态，每一种颜色里面都有一段岁月。

看的头发多了，我的心态也慢慢平和，逐渐明白一个道理：人迟早会有满头白发的那一天，就算什么都不做，白发还会寻衅找上门来，与其整天焦虑抱怨担心，不如调整好心态，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，活出健康快乐，活出绚烂人生，白发其实是人生岁月最好的印记和最珍贵的财富，我们要坦然面对白发的悄悄到来！

想起来都忍俊不禁。但从那天起，他再也不用追着我玩耍，不论参加什么活动我都主动带着他，他成了我的小尾巴，跟屁虫。

徐公子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听话，煞有介事地更有仪式感。我说的话俨然是圣旨，他句句遵守。我说想玩风筝，他便缠着他妈妈买一个很大的燕子风筝。在一个火烧云红透半边天的傍晚，我们拉着风筝的线一路向前无尽地沿汉江边奔跑，看着冉冉升起的燕翼剪刀一样越飞越高，我们激动得欢呼雀跃。突然徐公子大叫一声：“我要跟姐姐当一辈子的好朋友！”我回过头像着他也大声喊着“我听见了”，然后我们俩手牵着手，冲着夕阳笑得无忧无虑，天真无邪。

徐呵在山城紫荆只上了半年，因为他爸爸工作调动，他要回成都西安。走的那天，徐呵拉着我的衣角怎么都不肯上车，哭得悲痛欲绝。一想到以后再也见不到这个小跟班，他如此乖巧听话的，陪我玩瞎闹闹的傻弟弟，我就止不住地伤心落泪。我把爸爸从南京买回来最喜欢的文具盒送给他，他也把最喜欢的橡皮泥赠给了我，并要我承诺长大后一定要去西安找他玩，见我重重地点点头后，才一步三回头地慢慢吞吞登上了红色客车。我看着他逐渐远去汽车慢慢变小直到消失在视野里，躲在妈妈的身后止不住地流眼泪，泪珠好像断线的珠子一直掉一直掉……

一转眼30多年过去，我在西安上大学，在古城外企短暂的工作期间，多方打听杳无音信，他像人间蒸发一样，再也没有了任何消息。我不知道他日子过得可好，是否还记得童年的玩伴，那曾结拜过竹马之交的姐姐呢？但我常想，凭着他那纯真无邪人傻福的模样，一定过得很幸福美满，那些快乐无忧的童年时光像刀刻印记一样永驻心底，成为一块冰糕，无论何时舔一舔，都会泛起蜂蜜一样甜蜜温暖的回忆。